

秦少游郴州“三绝碑”

□ 真启梁

宋代著名大词家、婉约派词宗秦少游，江苏高邮人。他一生坎坷，37岁金榜题名，得到苏东坡的赏识，成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数载风流倜傥。献《策论》五十篇，被皇帝嘉纳，委以“国史编修官”，风光无限。从46岁开始，“坐党籍”，受苏东坡株连被一再流放，至51岁病死(广西)藤州。经历了复杂的人间悲欢离合、风雨沧桑，吃尽了苦头。1097年，这一年，秦少游49岁，被编管(管制流放)在(湖南)郴州，作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，下面就从这首《踏莎行》谈起。

《踏莎行》秦少游悲吟

“主打歌”代表作传世

唐宋时期，郴州还是个很不发达的地方，或者说就是个荒蛮之地，是当时统治者将罪犯流放的地方。秦少游因为新旧党争的牵连，屡遭贬谪，最后削官去职，被一贬再贬，一徙再徙。怀才不遇的他，含冤负屈，满腹牢骚，又无处可讲，最后只得将“无重数”的“恨”，倾诉在《踏莎行》里。这年(宋哲宗绍圣四年)三月，秦少游赋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长短句。

全词是：
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。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。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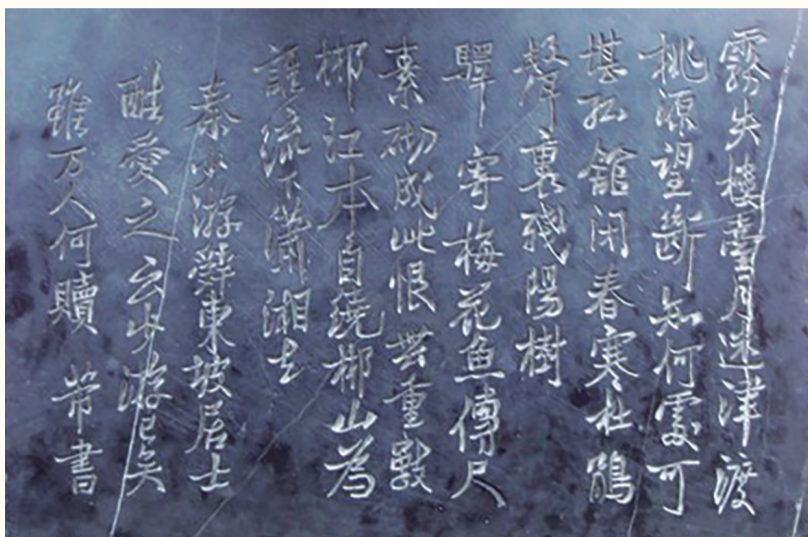
厄运是从绍圣元年开始的，从京城到杭州，再到郴州，一路流放。到绍圣三年，又被“削秩徙郴州”。削秩，就是革除官位和品级，取消一切俸禄，并且还要迁徙到更为荒远的郴州。这年冬天，天寒地冻，秦少游经郴阳道中，赋《如梦令》一首，抒写旅途的悲凉：“遥夜沉沉如水，风紧驿亭深闭。梦破鼠窥灯，霜送晓寒侵被。无寐，无寐，门外马嘶人起。”一个被“削秩”并“迁徙”之人，只能给你一床破被，只能与老鼠相伴罢了。第二年(绍圣四年)二月二十八日，秦少游又接到“迁徙令”：“诏移郴州编管”。编管，即监视居住，限制改造。这回将是被贬得更远，管制得更严格了。他凄凄楚楚，同样写《如梦令》一首：“池上春归何处？满目落花飞絮。孤馆悄无人，梦断月堤归路。无绪，无绪。帘外五更风雨。”这年三月，准备继续远徙的秦少游，面对郴州旅舍外春寒料峭、斜阳昏沉，一片孤零，物我交感、物我同一，凄哀和惨淡像山洪一样迸发出来。秦少游万分悲愤地写下了著名的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。《踏莎行》就成了秦少游这一心境的“主打歌”。难怪后人都把《踏莎行》作为秦少游迁徙五年的代表之作，都把它作为秦少游的粹粹名典。

这里有一句需要说明一下，全词流传很广，而“斜阳暮”一句流传讹错最多，有一说应为“斜阳树”，再有一说应为“斜阳曙”，众说纷纭。其实，经名家考证，三处的说法都是正确的。只是不同时期，不同的避讳而产生不同的版本罢了。下文还有述及。

秦词苏跋米书

“三绝”国宝掩郴州

秦少游的词一直很受老百姓的喜欢，很受词坛推崇。很快，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就在民间流传。苏东坡更是喜欢得不得了，特别喜欢最后两句：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他把这最后两句写在他的扇面上，手不释扇，早看晚看。两年后，苏东坡惊闻，秦少游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，屈死在放归途中的(广西)藤州光华亭。苏东坡悲愤之极，在扇面秦少游词的背面写下了“跋”：“少游已矣！虽万人何赎？”苏东坡仰天长啸，连连天问：秦少游西逝了，就是拿上万人能换回秦少游(的生命)吗？苏东坡一日哭厥数次，忽然一反常态，反复嗟喟：“哀哉，少游！病哉，少游！世上再也没有这样才学当世第一的人了！”



由于过度悲伤，加之同样遭受迁徙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，不久(第二年)苏东坡也病逝于常州。苏东坡、秦少游的好友、文友米芾(米元章)含着悲愤，泼墨挥毫为秦少游的词《踏莎行》和苏东坡的“跋”愤笔疾书。米芾，字元章。北宋著名的书法大家，与蔡襄、苏轼、黄庭坚合称“宋四家”。“以行书成就最大”。米芾的这帖行书，法度飘逸潇洒，收笔锐钝相间，展现了米芾高超娴熟的行书技巧。

秦少游屈死藤州，不仅苏东坡痛不欲生，所有“元祐党人”都发声哀悼。孔平仲是最先看到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的，他当即发出“少游盛年，何为语言悲怆如此。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，殆不久于世矣”的感叹。之后，苏东坡看到这段谶语，哀吟“珠泪溅，丹泉碎……”孔平仲，与其兄孔文仲、孔武仲，俱有文名。后人号之“北宋三孔”。孔平仲绍圣初年被参劾，“附和旧党当权者”(指苏东坡等人)，被流放，死于秦少游去世次年。

郴州人将秦词、苏跋、米书奉若至宝，把秦词、苏跋、米书刻在碑上，史称“三绝碑”。秦少游死后166年，即公元1266年，南宋有个叫邹恭的人调任郴州知军。他平素对秦少游、对苏东坡、对米元章极其崇拜，得知秦词、苏跋、米书的“三绝”就在他所任的辖地之内，不胜欣喜，即海选左近最好的金石匠，拓印于纸，放大于壁，精心篆刻在苏仙岭白鹿洞的大石壁上，果然惟妙惟肖，十分传神。这就是今人所看到的“三绝碑”。

时光荏苒，往事越千年。其间多少腥风血雨，多少地动山摇。“三绝碑”早已淹没在苏仙岭荒芜的野草丛中。

毛主席点化郴州府

“三绝碑”拂尘见天日

“三绝碑”暂且不提，单说说秦词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。

上文说到的“斜阳暮”，众说纷纭，以讹传讹。但是，这里倒有一件事，口口相传，众口一词，传得一点不差。说的是，毛泽东主席一直很喜欢秦少游的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。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：1960年3月，毛主席到南方视察，接见了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，以及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等同志。谈相关工作时，毛主席两次问到“三绝碑”的保护情况，并侃侃而谈，介绍讲解了秦少游作词的历史背景和该词的艺术价值。陈洪新等人瞠目结舌。

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：古时候，郴州这个地方是一个蛮荒之地，是一个谁都不愿意来的地方。宋朝有个秦少游，很有才华。后来，由于党派之争，绍圣四年(即1097年)，秦少游被流放到郴州。秦少游因为怀才不遇，含冤被贬，满腹牢骚。但是，又没有地方讲。之后，他就写了一首词，叫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。这首词写得很好，写出了他被削

职后那种凄楚难言的隐衷。他把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，有才华有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报国无门、不堪排挤打击的情怀，描写得淋漓尽致。

毛主席直接点出了阅读秦少游这首《踏莎行》的现实意义。接着，毛主席还用浓重的湖南口音，琅琅有韵地背诵这首词。毛主席嗣后又从苏、秦、米入手，简要地介绍了“三绝碑”的来历。

毛主席还一再嘱咐：这块碑是很有价值的，是我们国家在文学艺术上的瑰宝。要很好地加以保护，并逐步创造条件，加以开发利用，使之成为旅游景点。

要知道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。甚至很多人、很多干部，都不知道“文物”是何物。毛泽东主席就这样高瞻远瞩，指导湖南省委和郴州地委的领导同志抢修和保护珍贵文物，着实令人赞叹不已！

陈洪新回到郴州，马上召集地委及文化(文物)部门负责人开会。会上，大家纷纷表态，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，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。

其后，陈洪新专程到郴州师范专科学校请教古汉语教授单泽周先生。会谈后，大家才知道“三绝碑”就在苏仙岭白鹿洞上面。随后，单泽周先生与地委领导、文化部门相关同志一同前往苏仙岭。经一番披荆斩棘，在一大片丛林荆棘中，人们发现了“三绝碑”，所幸“三绝碑”尚存完好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地委亲自抓“三绝碑”的清理工作，并决议拟建护碑亭一座。不久，省里批示并拨款补助2万元(1960年的2万元，可以办不少事情)，修公路一条，建护碑亭一座。很快，“三绝碑”恢复了应有的风采。

反其意凸显正能量

陶总理巧填《踏莎行》

“陶总理”是谁？是指原党和国家领导人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同志。

1963年3月，陶铸同志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。中南局是中共中央与我国中南部各省省委中间的一级行政机构，中南局负责分管湖南、两广、云贵等几个省。也就是说，陶铸同志是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。这天，陶铸同志在郴州视察。工作之余，他提出要同苏仙岭三绝碑处亲览“秦词”，一睹“三绝碑”的风采。在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陪同下，陶铸仔细品读了秦词、苏跋和米书，深有感触，久久不愿离去。不久，他给郴州陈书记带去一信，说：“感其(秦少游)遭遇之不幸，因益知生于社会主义时之有幸，乃反其意而作一阙，以资读者作今昔之对比，而更努力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。”

陶铸副总理押秦词原韵填词《踏莎行》一首：“翠滴田畴，绿漫溪渡，桃源今在寻常

处，英雄便是活神仙，高歌唱出花千树。桥跃飞虹，渠飘素，山川新意无重数。郴江北向莫辞劳，风光载得京华去！”

陶铸同志的词讴歌了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，一洗秦(少游)词幽怨哀愁之情，高扬了人民当家做主人、创造丰功伟绩的时代主旋律。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突出时代主旋律”，“凸显正能量”。

陶铸词现在也被刻在巨石上，置于“三绝碑”护碑亭内，与“三绝碑”一道，成为苏仙岭一处美丽灿烂的风景。教育今人，感染游人，启迪后人。

如今的“三绝碑”景区，已经成为名闻遐迩的著名景观。这里素称湘南胜地，有“天下第十八福地”之美誉。沿白鹿洞拾级而上，约100米，有一圆柱绿瓦、翘角飞檐的“护碑亭”，亭内有一块高4米的天然石壁，上面有一方摩崖石碑，那就是“三绝碑”。三绝碑正文，高五十二厘米，宽四十六厘米，十一行，每行八字，行书。从“三绝碑”到山巅处的苏仙观，要攀登近二公里的登山小道，石砌小径穿行在苍松翠柏之中，途经两座青石砌成的小亭。小亭的拱门上方，分别题有“共步云梯”“初登仙境”“蓬莱在望”“仙阁可攀”等横额，身临其境，有攀登山巅之感。

苏仙观高耸山巅，三面峭拔，古松参天，千姿百态；站在庵前眺望，只见群峰起伏，无边无际，似海浪翻腾，苏仙岭好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的蓬莱仙境，使人有凭虚凌空的感觉。

苏仙观位于苏仙岭的绝顶，是一座宋代建筑风格的庙宇，雕梁画栋，绿瓦朱栏，宏伟肃穆。有正殿三进，分上、中、下三殿，两边各有偏殿。最东北角两小间为张学良幽禁处。现称“屈将室”，又称“少帅亭”。这是全国12处幽禁张学良的第六处。“屈将室”两边的抱柱上赫然写着：“请战有功当年临潼已兵谏，爱国无罪此日南冠作楚囚”。

其实，秦少游与张学良分处两个不同的时代，相隔一千年。但是，两个人的遭遇却是如出一辙。同样的出发点，同样的结局。今天，又同样为人们崇敬，被人民祭奠。

毛主席对“秦词”一往情深

手书《鹊桥仙》足见真情

郴州之瑰宝“三绝碑”之所以得到有效保护，完全是毛主席慧眼如炬，在视察湖南时，对湖南、郴州领导张平化、陈洪新口嘱言附，拯救于草莽之中的。苏仙岭、白鹿洞、三绝碑终于成了如今远近闻名，人人心驰神往的旅游胜地。其实，一直以来，毛主席对秦少游、对秦观的词，是一往情深的。毛主席不仅对秦少游身世、学术成就了如指掌，对秦词《踏莎行》了然于胸，对秦词的其它篇目也十分熟知。

比如毛主席对秦观的《鹊桥仙》就十分喜爱。正像苏东坡十分喜爱《踏莎行》的最后两句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”一样，毛主席也十分喜欢《鹊桥仙》的最后两句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。苏东坡把《踏莎行》写在扇面上，爱不释手；毛主席把《鹊桥仙》手书张贴在书房里，时时欣赏。似有人问，你看到的吗？何以证之？这不是笔者随心所欲，信口开河，笔者是言之有据的。笔者在高邮文游台景区东侧文游广场上的景观墙上，就拍摄到放大的毛体《鹊桥仙》手迹。事实胜于雄辩，印有毛体手迹的景观墙实物活生生地摆在那里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毛主席对“秦词”真是一往情深，毛主席笔走龙蛇手书《鹊桥仙》，更是足见真情。

现在，秦少游词《鹊桥仙》，已经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。如今，中国的“七夕节”已经演变为中国的“情人节”；秦少游的《鹊桥仙》已经演化为情人节的经典誓词：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已经升华为青年恋人的爱情真言。